



□张丙辰

我羡慕经历过人生苦难的铁汉。捡破烂,拉板车,受歧视,遭白眼,食不果腹,居无定所,家多变故。在这种苦难煎熬中成长起来的人,贫不穷志,富不骄人,磨难的淬火锻就了灵魂韧性和生命强度。他们没有显赫背景,没有优越家世,但“能受天魔真铁汉”,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人生传奇。

我崇敬在七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智者。煌煌上痒,泱泱大国,文明的薪火全赖他们手写口传。儒法释道,农工商旅,医卜星相,天文历算,有了这样的传承,民族文化的瑰宝才能娟娟生香,生生不息。这是一个有胸怀、敢担当的群体。笃志业儒,气质不俗。含英咀华,齿颊生香。持卷在手是最优雅的存在姿态,吟哦经典是最惬意的身心享受。他们在传递馨香、烛照未来的同时,业完成了自我的灵魂洗濯和精神再造。

我讴歌那些孜孜不倦耕耘的诗人。他们是进步的鼓手,时代的歌者。一支生花笔,记录下历史的足音,或悲怆,或兴奋;或激越,或低回。也许他们沉居下僚,地处偏僻,视野所限,挂一漏万。但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生活的见证人,他们收藏了往事的遗存和回响。滴露映日,飘桐知秋。读其诗,溯其源,如暮年的钓线,可以钩沉屡屡悲喜和斑斑血泪。

当墨香犹存的一本《心田情海》诗稿浏览过之后,我惊喜地感到,三者得兼,郑启华先生即是一位可羨、可敬、可歌的人。

启华先生家学渊源深厚。上溯八代,世世执教,可谓书香门第,诗礼传家。生于乱世的启华先生的名号就有着一般人所少有的书卷气。“名启华,字新民,号明德”,一望而知,这是饱读诗书的长辈从《大学》里取来的名字:“大学之道,在明德,在亲(新)民,在止于至善”,寄寓着进德修业的深切期待。虽然物换星移,治乱相续,但诗书人家的文化根脉却绵绵延伸,生生不息。“忠孝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。生于这样的书香之家,启华先生



□金真真

某天,我走向一座山,在黎明之际,远方初醒的天还没来得及被世俗和喧嚣追上,干净而空寂,山成了瞳孔里唯一的景致,高大而柔和。我因喜欢这干净清新,所以一路走得愉悦而缓慢。我的眼前是一幅画,而我正在进入一幅画中,化作这画中的一景。远方的人可知我走在画中,是否会艳羡追随之来?忍不住回头,忽然发现,后面也是山,左边右边都是山,我被山包围着,是山掌中的卑微渺小的一生,恐惧瞬间漫过来,原本愉悦的心开始变得压迫,走得急切仓促,像是落荒而逃。一路奔到圆融寺门口,远远看到门前千年的石兽依旧守着这一方净土,心安稳下来。

寺院,一直是我心中最平等最宽恕的地方。寺院的门为所有的人敞开,高官来得,平民来得,文人来得,市井来得,贩夫走卒来得;寺院的香火,漫散天际,富家闻得,穷人闻得,老者闻得,少年闻得,男人闻得,女人也闻得;寺院的佛音,袅袅耳畔,得志者听得,落魄者听得,健康者听得,染疾者听得,喜者听得,悲者也得;一样的取用,一样的被接纳,一样的被宽恕,一样的被赐福,在这个平等之地,人不再被分为三六九等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,听到的不是仙乐,而是更清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,寺院追求的并不是高处不胜寒,而是真实温暖的本真,所以我常来寺院。

站在圆融寺山门外的石阶上,我的心空辽阔而寂静。天角处,旧的屋檐流淌着新的雨水,洗净屋瓦,滴响铃铛。新洗的石阶上积聚着干净雨水,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自己的面容,瞥见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檀香弥漫在空中,温暖而厚重,带着年轮的味道和体温。檀香里飘出的佛音,能融化一颗心,剥去本心的浮华,就像被剥去心上的茧,剥到源头一圈圈地打开,温柔而舒缓。嘴角浮起的微笑,是在佛经文里看破生与死,融通了色与空之后的释然。不是吗?恋肉身而不悟,执拗为何?贪色相而不舍,痴为哪般?谁能逃出生死?谁能找到色的本源?纷繁复杂,不过亦是空。心中的重负,瞬间得以抛开,那些努力追逐而不得的名利幻象,开始淡去,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真正拥有,并永远持得呢?没有,连自己本身都免不了要变为黄土一抔。智者的花瓣在我低头泪流之际撒向我的额头,在我的发际开出佛花朵朵,这是被点化被接纳的圣迹。

寺院里的泉水一尘不染,世俗的硬币只会让她愈加凛冽清静。从这善便沿着这不尽的泉流,长出青绿的荷叶,在这青绿的荫凉里,循着红的心脉和心脏,开出圣洁的佛花,年轮轮转,结出颗颗莲,营出一片清静。这清静为何物?是剪断情缘和脐带的冰凉吗?不是,你可看到草木葱茏之处住着的月老?一根红线系住了手环,从此便系住了两颗心,你行她也行,你止她便止。我的红绳也系在这里,在玉兰花开的时节,和他一起系在最美的玉兰树干上,后来红绳不见了,找寻很久而不得,才记起它早已长在我肉里系在我心里。

栏杆上,一把把锁,在洁净的雨水里守候,带着誓言和愿望,在时间里慢慢生锈,锈住了就再也无法打开。画下楚河汉界的从来就不是佛,佛从来都是让人去珍惜那个为你披衣赤足急切开门的人,亲人,爱人。

寺院让我空灵,佛音给我安慰,佛经赐我智慧,愿同沐佛光圆融无碍。

## 山 阳 城

JIAOZUO DAILY

## 山 阳 城

JIAOZUO DAILY



尤以对儿女子孙表达关切的篇什较多,读之依稀可见以为花甲老人的满目忧思和喜庆;忧女儿出行《天津陪读 忧女儿出游》;忧儿子嗜酒《为小儿戒酒而作》;祈琴瑟不谐《寄语小儿》,喜金榜高登《郑外寄语》,每一首都发乎至情,声声动肝肠。

二是性情疏率,逍遥达观。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饱经忧患的诗人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,社会生活赋予他的深刻教益岂是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所可比拟?“世路如今已惯,此心到处悠然”。暮年的诗人由必然王国归入自由王国,放怀自然,寄情山水,用轻松的笔调吟唱着南天地北的秀丽山川风物。山林下著书,花鸟间得句。临水观鱼戏,倚树数落花。“吟咏涂鸦,心灵氧吧,三餐粗饭,八杯淡茶,佐纸香墨韵,白头翁潇潇洒洒”《书香》。启华先生的神仙日子,让我们套用一句元曲:“真真羡慕煞人也!”

三是自然清新,善得天趣。启华先生家学渊源深厚,诗文基础扎实。诗中有不少对古人名句巧妙化用的句子,这已经臻于收发随心的境界了。在他笔下,树下垂纶、郊外飞鸢、球场竞技、院中跳绳,等寻常小事都写得极富情趣。童心不老,源于对生活的挚爱深情。读一读《福》诗,“养老银钱无须加,应有尽有何处花? 正为寂寞少点啥,来了孙子挠痒刷”。知足常乐的诗人最怕晚景落寞。儿孙绕膝是第一等赏心乐事。挠痒刷既是实物,也是虚指;既解体痒,更疗心疾。暮年自有夕阳乐:“古槐青竹一家,高桌低凳人俩。老酒小菜戏耍,酒酣入麻,笑看落红飞霞”,有酒真富贵,无事小神仙。诸君试看,启华先生的逍遥晚景,多么怡然自得! 童心不老,笔下有味。古稀的也会像精力过盛的小青年一样拿好友的婚事打趣开心。为朋友邵老夫子再婚而作的《如梦令二首》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梅开二度,洞房花烛,玩笑开得得体适度。不谐则无趣,过分则恶俗。作者把分寸拿捏得



## 同名的尴尬

□李福祥

我有一个想法,想建议国家立法禁止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名字,而采用至少四个字的名字,如香港的范余丽泰、陈方安生等。因为三个字姓名重名的太多,不仅给国家管理带来不便,也会给个人生活带来许多麻烦。我自己就多次遭遇同名的尴尬。我是 1965 年冬天参军的。1966 年 9 月,父亲到部队看我,路过郑州时,一条“打倒李福祥”的标语竟把父亲给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父亲是个文盲,充其量汉字认识的字不会超过 50 个。但他认得自己的名字,认得自己孩子的名字(这个名字是他给起的),加之当时正是“文革”初期,村子里满街都是打倒这个,打倒那个的标语,他于是就认识了“打倒”二字。在我们驻地的车站,当他看到我时,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以为被你红卫兵抓起来了呢!”那天晚上,我的班长、排长到招待所看望他,当听说老人家在郑州被那条标语吓出一身冷汗时,不由大笑起来。排长说:“那个李福祥很可能是省里或郑州的什么领导,可不是你的嫩娃娃哟。”说的父亲也笑了。

上世纪 70 年代初,有一次探家,我给一个战友带了 100 元钱。那天我骑辆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那个村子送钱,回来走到一片坟地边时,车子链掉了,我安好链条,到坟地的草地上擦手上的油污,无意中却看到一块墓碑,上书:“李福祥之墓”,我不仅愣在那里,心里直叫苦:惨!我竟然用了一个死人的名字。

1986 年,我转业回到了故乡,被分在政府机关工作,一天,我到粮站买面粉(那时还是按购粮本供应,程序是先交购粮本和钱,由办事人员在所购月份一格写上数量,盖公章,然后呼着本子上名字将本子摆到柜台上,购粮者凭本子上数量的到一旁的面柜里称面粉),我刚把本子递进去,就听收款员叫到:李福祥!接着将一个粮本扔到柜台上。我慌忙去伸手,却见旁边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妇女一把抓过粮本,一边极不满意地瞥我一眼:“这是我爹的!”我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,呆望着这个一脸不高兴的老乡,本想对她说“我就是李福祥”,但看着她那

恰到好处。读后很自然想起苏东坡那首著名的恶作剧诗“张子野年八十有五,尚闻买妾,张述古命作诗”。高雅的风格下,花烛之喜,闺房之乐,都成为生活中的调味品。

四是补察时政,洩导人情。这是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的创作观点,也是中国文人诗歌的传统功能。生于离乱,命于多舛,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, 在国政与家业的联系中,诗人居安思危忧国忧民之心,跃然纸上。《忆江南·三首》从公款接待、生活作风、从政的不同侧面为当下各级各类官员敲响警钟。谆谆告诫,劝廉劝善,读来竟有似红楼梦中空空道人那首《好了歌》;诗人既怅然往年旧事:“往事不堪回首忆, 百姓水火煮人生;”《忆六十年代》;又对利民新政大加赞赏:“一曲免税减负事, 唱的老农泪潸潸;”《看戏》;游览周庄名居,他在波光船影中引发的却是哲人之思:“沈家后生谢门客, 男儿无志枉为人,”那境界,那主旨,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观光客了;在苏州园林小径上徜徉,他悟出了“官亦有道”,与时俱进,不可执偏。“皓首穷经砺一训,从政内外方须圆”《苏州拙政园》;即便是拔一颗牙,诗人也竟有异思:“齿生迟换早,舌至老乃全。个中有深意,请君细品研。”这确实是需要宦海中人深长思之的一个长久命题? 否存常见齿亡,刚强终不胜柔弱;户朽未闻拒蠹,偏执岂及乎圆融? 好官是众生之福;有好官才有建树,要有建树,必先自保,这是在官场角逐中不可讳言的道理。明乎此理,必先谨于治乱。洞悉凶险,广结善缘,进退有据。必先下盘稳固,才可盘马弯弓。否则,毫无提备,草率出场,或坠陷阱,或中暗箭,终有忠肝义胆,精忠报国,亦无非是奸佞刀下一块鱼肉,风波亭上一缕冤魂。于人于己何用? 于家于国何益? 启华先生旁观者清,他的深情对为政之人大有助益!

“生太平之世,处湖山之郡,官长廉静,家道优裕,娶妻贤淑,生子聪慧。人生得此,可谓全福”,这是古人评定家道的“金六福”标准。拿这个标准来对照郑启华先生,他的确算是个大福之人。虽然生于离乱,人生多难,但改革开放之三十年的春风化雨已经吹尽愁云惨雾,把他心地照得空阔澄明。“六旬愚翁阡陌上,惯看春耕秋耕。一生辛苦何所赢,满目青山绿,一映夕阳红。”《临江仙·六十述怀》。这阳光的心态,惬意的笔调,是诗人和具有相同人生遭际的共和国公民心中永不褪色的盛世风景,深情舒缓了国运礼赞,我们由此可以感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沧桑巨变。

愿诗人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!



鹏程万里

成 凯 作

## 神 话

□姜莎莎

父亲把舅爷称作英雄  
我把父亲讲的故事称作神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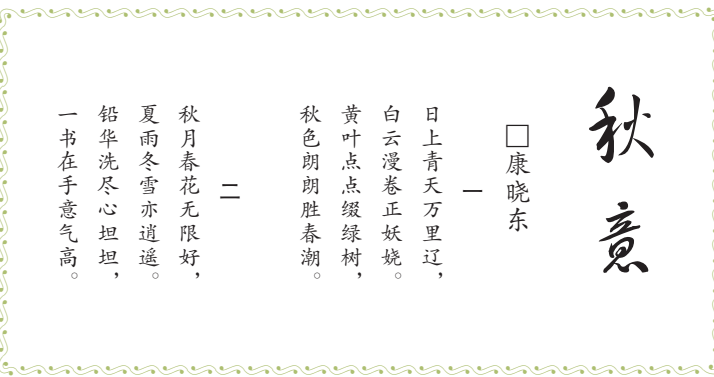
舅爷的确像神话中的英雄  
父亲说英雄绝不是神话  
神话中的大多数人  
他们喝酒像牛饮的夜  
仿佛就在眼前  
那些人我都没有见过  
他们骑过的那些马  
我都没有骑过  
于是,我去凭吊  
筑就英雄和响马的沙窝

滔滔黄河水,茫茫黄河滩  
却不见昔日的绿林好汉  
五棵柳是英雄的出生地  
曾经响马日夜出没  
关于英雄的神话

可眼前,柳树  
却不像耀武扬威的响马  
秋风横扫打着落叶  
不知是否已经吹走



待客花



## 黄鹂从梦中飞过

□赵玉建

晚上练习书法的女儿在纸上写下杜甫的名句“两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站在一旁观看的我忽有所思,问女儿:“你见过黄鹂吗?”“没有!”女儿遗憾地摇头,我也遗憾地摇摇头。经典的唐诗宋词不会消亡,可唐诗宋词中描写的自然和谐、清新优美的景观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了,后代子孙们如何领会唐诗宋词的意境,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
待女儿写完字,我尝试着给女儿描绘黄鹂的形象,尽管我引经据典,费尽唇舌,女儿还是一脸茫然。我虽然有些无奈,可也知道这不是女儿的错,有道是“百闻不如一见”,何况女儿与黄鹂一见也没有呢!

躺在床上,黄鹂仿佛在我微闭的眼帘前飞来飞去,清脆嘹亮的鸣叫声如微波一样从脑海深处漾出,敲打着耳鼓,令我万分喜悦,万分陶醉。黄鹂鸟,这天地间的尤物,自然的精灵,你在哪里啊?在哪里?我的灵魂此刻已经出窍,追随着一道稍纵即逝的黄色闪电,在柳林中穿梭,在花丛间徘徊,在苍苔里寻觅。

黄鹂是我孩提时的最爱,那时的黄鹂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。黄鹂红嘴巴,黑眼圈,披着一身金黄色的羽毛,漂亮极了。更叫人销魂的是黄鹂的叫声,高远悠扬,清丽婉转,是鸟类中出色的花腔高音歌唱家。黄鹂最喜欢待在浓密的柳叶下,用嘹亮的歌声吸引孩子们寻找它,可你赶到跟前时,却只闻其声难睹其容,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高手。黄鹂的叫声无法形容,河南农村比拟为“黄瓜哩喽”,倒有几分相似。我有个诗人朋友,他的笔名叫“黄丽楼”,他自小在老家常循着黄鹂的叫声能跑出去好几里地,绝对算得上是黄鹂的铁杆粉丝。仅此一点,我俩就称得上知音。黄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歌咏对象,几千年来,赞美黄鹂的诗句层出不穷,信手拈来,全不费力。南朝诗云:“黄鹂啼绿叶,蚊蝶萦空枝。”杜甫诗: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;”“峡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。”王维诗: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啖黄鹂。”白居易诗: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杜牧诗: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”韦应物诗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。”盖嘉运诗: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”晏殊《破阵子》:“池上碧苔三四点,叶底黄鹂一两声。”辛弃疾《祝英台近》:“断肠片片飞红,都无人管,谁劝啼莺声住?”史达祖《夜合花》:“柳锁莺魂,花翻蝶梦,自知愁染潘郎。”当代诗人徐志摩赞美黄鹂:“艳异照亮了浓密,像是春光火焰。像是热情。”散文大家孙犁的《黄鹂》一文,曾被选入大学语文教材,这篇文辞优美情操高尚的散文我读过多遍,我知道黄鹂的美已让前辈大师们形容尽了,自己绝不可能再有新鲜的词句从秃笔下再冒出来。可我经常思考的是,大自然物种千万,古今诗人为何对黄鹂情有独钟呢?黄鹂是造物主真正的杰作,它的艳异是美的极致,它的啼叫就是天人合一大道的传播之音。

最后一次见到黄鹂,是 1991 年 5 月在北戴河的联峰山上。早上 8 点多,我正有一丝思古幽情若隐若现,猛然间听到熟悉的嘹亮啼叫。“是黄鹂!”思古幽情早跑到瓜哇国去了。我循着声音找去,在联峰山茂密的松林间,这调皮的精灵用歌声勾引着我,却把倩影深藏起来。抬头寻觅,只见一只斑鸠傻乎乎地望着我,斑鸠咕嘟着:“不见佳入乎?”可能是觉得捉弄得我够了,黄鹂从一棵大松树的浓荫中突然飞出,只几秒钟的时间,就如幻如影一般消失了,撒下一路动听的歌声,和着松涛的澎湃新声渐远。

20 多年过去了,再也没有见到过一次黄鹂。有时我到鸟市上转悠,八哥、鹦鹉、画眉、百灵鸟应有尽有,这些鸟尽管叫的好听,甚至能学人话,但音色平平,和色艺双绝的黄鹂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卖鸟人说:“黄鹂难寻更难养,哪找去呀。”是的,把黄鹂关在笼子里确实是对美丽的亵渎。孙犁先生说的对:“它们的啼叫,是要伴着春雨夜露,它们的飞翔,是要伴着朝霞彩虹的。”黄鹂是自由自在的女神,她应当生活在山清水秀的仙境中,而不是人类的醒醒世界里。

我觉得我比女儿幸运,因为我吃过绝对纯天然绿色食品,喝过山间小溪的清冽流水,观赏过如梦如幻的晚霞,更见过美丽绝伦的黄鹂。现在我们富了,可吃喝的时候心里犯嘀咕,走在马路上提心吊胆,抬头看见漫天的雾霾,脚下踩着肮脏的污水。孩子们电脑游戏玩的麻溜,手机功能一点即通,在人造的虚拟世界里如鱼得水。可他们没见过北斗七星,更没见过黄鹂鸟。人们有所得必有所失,可我们得到的就一定比失去的更好吗?当然肆无忌惮的人类懒得思考这些,多愁善感文人的矫情诉说,引来的多是讥讽和嘲笑。这些问题,上帝都解决不了,你想那么远吗?要当优天的杞人吗?我可总觉得,有朝一日推开窗户看到黄鹂飞过,从它的啼叫中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。

我睡着了,梦境中似乎到了桃花源,茂林修竹,蓝天白云,杨柳依依,水田漠漠,两个黄衣仙女来到我的窗前,银铃般的笑声令我心驰神迷,当我起身想拉住她们时,她们却化作两只黄鹂飞走了。